



梁凯轩／著

长城

Changcheng Qingyuan

情缘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长城

情

缘

梁凯轩 / 著

Changcheng Qingyuan

青
花
洲
文
艺
出
版
社

书 名: 长城情缘
作 者: 梁凯轩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 万
版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定 价: 15.50 元

ISBN 7 - 80647 - 037 - 9/I·31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李中权

《长城情缘》是《长城作证》的续集，亦可为姊妹篇，这部书描写了一批热血青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投身到了火热的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中，为救死扶伤的卫生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为团结知识分子，尤其是对日本华侨和医护人员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该书还反映了由于我军极少数人存在的极左思想和阶级偏见给许多同志带来的不公正遭遇。同时还讴歌了在战争和救死扶伤的医疗工作中涌现出了一批坚持原则、坚持正义的好干部，经受住了考验，他们虽然遭受到一些挫折，受了很多委屈，但是他们革命意志没有动摇，像书中的主人公之一李亚萍同志就是一个典型。

我们这一代人虽和日本侵略者作过殊死的斗争，但我们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日本人民多数都是和中国人民友好的，像书中描写的许多日本友人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发扬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大多数医疗水平和医德都很高、

很好,而且回国后仍依恋中国,把中国称之为第二故乡,如难波教授原本不想回国,要求留在中国工作,直到周恩来总理批示,一定要他回去后,他才勉强登上回日本的轮船,但到日本横滨港后,日本当局要求他写自首书,他就坚持不写,宁可把他送回中国。他在横滨港坚持七天七夜,后来日本当局找了一个妥协办法,由他原配夫人担保,才算上了岸。

这些都是日本人民友好的见证。

我记得梁凯轩同志原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普通战士,在战争中他成为部队的一个基层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解放后他转入地方,又考入理工大学。他毕业分配到江西工作后,又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经济建设的管理工作,后又当选为江西省政府的副省长,政绩很突出。

梁凯轩同志离休多年后,年事已高,这几年还勤于笔耕,将自己过去的经历写成本书,这既是教育后人的一本生动的教科书,同时也是对当年战斗中结下的战友情的最好纪念。我们都是从战争中过来的,书中的许多情况都很熟悉,看后十分激动。愿梁凯轩同志今后还能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的经历再回忆出来,留给后人,让后人不要忘记我们的过去。

目录

序	(1)
第一章 长城脚下别离情	(1)
第二章 恋情忠贞 巾幗英豪.....	(18)
第三章 忠贞恋情的代价.....	(49)
第四章 保卫部的女囚徒.....	(92)
第五章 命运不公 风云难测 ...	(132)
第六章 异国恋情	(151)
第七章 死而复生的女县长	(199)
第八章 (731)本性(善恶有别) ...	(213)
第九章 情归何方	(241)
第十章 心向春天	(282)
尾声	(287)
跋	(296)

第一章 长城脚下别离情

1

夕阳已经收尽了它的余辉，冀东的大地上，却还是一片灼热，从干旱的土地上蒸腾出来的暑气，炙烤得战士们浑身冒汗，将土制的黄色军装浸出一层白色的汗渍。

战斗刚刚结束，远处还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燃烧未尽的碉堡内还冒出阵阵呛人的硝烟，偶尔可以看到倒卧或爬伏着的日军士兵和二鬼子的尸体，可以看得出，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中旬，抗日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势如破竹，已经发起了全面进攻，战争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刚刚所进行的这场战斗，就是冀东大地上，我八路军冀东分区的一支部队同日寇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当然，战斗是以日寇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的。粗略统计，全歼敌伪军数

千人，俘虏敌军不计其数，缴获的武器也堆积如山，许多战士正欣喜地手提肩扛，继续将战利品收拣起来。

在一片青碧的玉米地旁边，一支八路军的小队伍也在进行战场的清扫工作。这是梁良所率领的一个排。说是一个排，其实他们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是啊，战争是残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任何战争胜利的获得，都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的，否则，那就不是战争，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而只能是游戏，是温文尔雅的礼尚往来。

这场战争，尽管敌人已经感到了末日将至，意识到了面临着彻底的失败，然而，困兽犹斗，它们仍然进行了垂死的挣扎，它们孤注一掷，进行了最后的一搏。

战争是残酷的，战斗是激烈的，浴血的拼搏厮杀进行了十几个小时，从这天的清晨发起进攻到解决战斗，直杀得天昏地暗，炸弹所溅起的尘土将太阳也罩蔽了，天空成了一片灰黄，直到现在，梁良的耳朵还觉得嗡嗡地鸣叫。战斗结束，梁良和战友李亚萍、王和、耿秋等人清点本排人数，发现老战友阎普、刘二虎、清秀美丽的赵平和周亚丽都壮烈地牺牲了。梁良的心顿感异常的悲痛，几位活着的战友同时摘下了军帽，向牺牲的战友默哀。

苍茫的暮色映照在梁良等人的脸上，更加增添了战士们的悲壮神色，这时，田野的上空吹来阵阵凉风，远处，逶迤雄伟的长城犹如一条巨大的卧龙在山岭上蜿蜒腾游。面对这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象征，梁良他们庄严地举起了右手，默默地宣誓：亲爱的战友，战争胜利了，而你们却牺牲了，这胜利是你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对着长城宣誓：你们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铭刻在祖国的大地上。你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活着的人去英勇战斗。

战友们，你们安息吧！全体同志举枪向烈士宣誓，向长城宣

誓。

梁良默默地垂下了头，眼睛里噙着泪花。

梁良是个热血青年，二十六岁的年纪，唐山人，初中毕业时，适逢抗战爆发，便毅然辞别了在唐山贫民街居住的老母亲，投奔了八路军，从此便将他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转战在华北的抗敌前线，学生出身的他，经过八年抗战，一身的文弱之气早已被战争的硝烟掩尽，眉宇间多了一层成熟和英武，岁月的磨炼，战争的熏陶，他的性格变得果断而刚毅，本来就大而黑亮的眼睛在浓浓的眉毛下更显得睿智、机敏，站在幽黑的山石前，暮色中，他像一尊金剛矗立着。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声声急促的呼喊。

“梁连长，梁连长——”

梁良转过身来一看，是刘家口村的村长李永贵，他的身后有两个农民抬着一副担架。

“怎么回事？”梁良等人急忙迎了上去。

“梁连长，我们在长城墙根下打扫战场时发现了这个伤员，她当时满脸满身都是血，我们把她抬回村，给她擦洗干净，可对她说什么她都不吭声，只是摇头。我们也分不清她是八路军还是什么人，只好给你送来，你看看，是不是你们的战友。”李村长气喘吁吁地一口气把事情说清楚了。

梁良走近担架仔细看了看那个女人。

这是一个青年女子，虽然蓬头垢面，一身脏污，却掩不住她白皙的皮肤和秀美的眼睛，模样也周正，端正的鼻梁下缀着一张微厚的嘴唇。她穿着一套农家妇女的衣裤，蓝色外衣，灰布宽脚长裤，手工做的布鞋，然而仍可看出她不是生于农村的妇女，除丰满的身躯透出青春气息外，那眼神里，除了畏惧，还有一种思索、犹疑和渴望。一望而知是受过教育的女子。

梁良思索了一下，断定她不是八路军或友邻部队的战友，一下子又问不出所以然来，便对李村长说：“这样吧，就把她交给我们，你们可以先回去，有事情我们再联系。”

送走李村长，梁良他们将担架抬回连部，几个人便围着担架，和善地问那位女伤员：

“你是那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

女伤员却把头侧向一边，默不回答。梁良发现她的身子已微微发抖，好像有些害怕。

细心的李亚萍仔细观察了一下，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她直起身子，把梁良拉到一边说：

“梁连长，我看她不像中国人，很像是日本人。”

听李亚萍一说，梁良也觉得有道路，他再仔细看了看那女伤员，从她缄默不语的神态以及白皙的皮肤，弯弯的眉毛，那双丹凤眼睛也是日本女人所特有的。因此，梁良断定，她是个日本人，但不像个日本军人，更不像随军的家属，倒像个女学生。

但日本的女学生到中国来干什么呢？

梁良见那女伤员缄默不言，一时也无法弄清个所以然，便对李亚萍等人说：“算了，问不出来就别问了。先不管她是咱们的人还是中国人，只要是负了伤，我们都要先救人，先把她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等伤养好再谈。——我们先派个同志去把她的情況向上级汇报一下。”

梁良的话音刚落，那女伤员突然激动起来，她抬起头，用手理了理散乱的头发，结结巴巴地用生疏但很清晰的中国话说：“长官，我是日本人，是个军医，还是日本反战同盟成员。这次负伤被俘，对不起了，请你们多关照吧。”说完，她挣扎着，想站起来鞠躬。

“喂，躺下躺下，”梁良连忙制止她，“你是日本军医，还是反

战同盟成员？那太好了。这样说起来，我们是朋友，是同志啊！”

“啊，谢谢，谢谢，”女伤员感激地说，“我和我的一家都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所以一到中国就秘密参加了反战同盟。”

“我们欢迎并感谢你对这场战争所做的工作”，梁良说，“不过，既然你是反战同盟成员，那刚才村长和我们问你，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呢？”梁良有些不解。

“我来到中国时间并不长，只是秘密从事一些反战工作，还没有正式接触过八路军，对你们不了解，又是在战场上被俘的，怕你们枪毙我。我们长官总是告诉士兵，八路军抓到日本兵，男的枪毙，女的要强奸。”

“哦，”梁良笑起来，“那是你们长官欺骗你们，好叫你们死心塌地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

“刚才，你叫人送我去后方医院治疗，我才想八路军不是那种人，让你们费心了，真是对不起——”女伤员又想抬起身鞠躬。

“唉，不必不必！”梁良再次制止她，“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何况，你还为抗日战争做了许多工作，为你治病，更是应该的。哦——你叫什么名字？”

“山田秀子。”

“我叫梁良，”梁良也作了自我介绍，又指着身边的几个人说，“李亚萍，王和，耿秋。”

王和补充道：“他是我们连长。”

梁良制止道：“不谈这个了，我们要把你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等你的伤好了再说吧，我们还有很多情况要问你呢。”

“等等！”山田秀子又激动起来，“你们是我到中国后接触的第一批中国人，你们的美好心灵实在让我感动。我准备伤好以后参加八路军的反战工作或医务工作，可以吗？”

梁良高兴地说：“你愿意参加八路军，我们当然欢迎，但要等

到伤养好以后再说。”

“谢谢，谢谢，”山田秀子也兴奋地说，“你们真像我的大哥大姐，在中国我没有亲人，我可以称你们哥哥姐姐吗？”

“在八路军，我们都是革命同志，是崇高的同志关系。”梁良说。

“哦，——同志。”山田若有所悟，“同志，她又从担架上欠起身来说，“请多关照。”

“你是怎么到中国来的，怎么能讲一口中国话呢？”王和不解地问。

山田秀子情绪稳定了，说话也更加流畅清晰，她干脆背靠着炕沿，叙说起来：

“我的家在日本九州友田烧乡，我祖父是经商的，年轻时到过你们中国的江西景德镇学烧瓷器，回到九州友田烧后，也开了一间窑厂和一家瓷器店，我祖父懂得汉语，在家里经常教我们讲中国话，他老人家经常说中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汉语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文字，所以在祖父的教育下，我也懂一些汉语。

“我家里还有父母亲和两个哥哥，两个哥哥前几年被送到南洋去打仗，一去杳无音讯，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

“来中国之前，我在博多医学院学习，刚毕业不到三个月，就被征召入伍，派遣来到中国，还不到一年时间，今天是我遇到的第一次打仗。前面几个月主要是跟随医学教授看病，当助手，实际上是个见习医生，但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伤员也越来越多，就被派到前线的战地医院服务，没想到一来就碰上打仗，就被你们俘虏了。

“我的伤势不很重，只是脚被弹片划破了，受了点轻伤。因为不了解八路军的政策，怕抓到以后被杀头，心里很害怕，所以

换了一身农村姑娘的衣服，并且把脸和手臂都划破，弄得满身是泥土，满脸是血。”

说到这里，山田秀子的脸上露出微微的红晕，眼眶里却噙着泪水。

梁良笑着温和地说：“八路军纪律严明，优待俘虏，更不会杀俘虏，这，你都看到了。”

“呵，我终于得救了！”山田秀子宽慰地说，“其实，我在军队里，就天天盼望战争能结束，现在好了，我再也不要同八路军打仗了，再也不要干伤天害理的事了，从今以后，一个新的山田秀子诞生了！从这点上说，我要感谢你们呀。”说完，她的脸上竟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是啊，”梁良也说，“投身到中国人民的军队，确实是山田的新生，你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了，我们八路军里也有日本反战同盟的同志，像小岛永男，胜薄文，难波等等，等你伤治好了，你也可以同他们一道工作。”

“啊呀，那太好了”山田秀子真诚地说。

“现在，你的首要任务是先把伤治好。”他吩咐排长王和道，“王排长，就由你护送山田秀子到后方医院去，一路上多加小心，要保证把山田秀子安全送到。”

“是，请连长放心，我保证将山田秀子安全送到！”王和刷地敬了一个军礼。

待王和同几位战士刚要把山田抬走时，山田秀子忽然又说：“慢，请稍等一下。”她转过身来对梁良说，“梁连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

“你问吧。”梁良不知她要问什么问题，微笑着说。

“我从后方医院出来，可以去看你们吗？”

“当然可以，并且欢迎你来。”

“那，你们，”她望着梁良和李亚萍，“是不是——一对？”

一句话将梁良和李亚萍问了个大红脸，幸好在暮色的黄昏，大家都没有注意。梁良下意识地斜视了李亚萍一眼，忙解释说：“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山田秀子听了，似回答又似自言自语：“真像天生的一对呀。——革命同志，再见了。”

“好了，别说了，”梁良解围似地说，“王排长，送她走吧。秀子姑娘，再见。希望再见到你时，你会和我们一起工作。”

2

天渐渐地黑了，只有西边的天空还剩有一抹余辉，预示着夏夜的来临。

王和排长率领着两名战士让老乡抬着受伤的山田秀子在崎岖的山道上疾速地奔走着，晚风习习，耳旁只觉得阵阵山风呼呼地吹拂。山田秀子的身体虽不太重，但由于是酷热的夏季，又在山路上跋涉，两位老乡的额前早已挂满了汗珠，胸背的衣衫也已被汗水浸透，王和也觉一身燥热，但他顾不了这些，一直紧跟在担架旁，不时地给山田秀子擦去脸上的污垢和汗水，给她倒水喝，有时跑到前面去引路，扒开挡在路上的树枝和两位战士替换抬担架的老乡，其细致周到的备至关怀，与他那硕大的个子和威猛的神情很有些不相称。

王和家在东北长春九台县一个贫困的乡村，弱冠之年就长成一个高大的男子汉，只是由于家贫，缺衣少食，个子虽高大却单薄瘦弱，屯里人都戏称他“晃天绳”。别看这“晃天绳”单薄瘦弱，像风都可以吹倒似的，却专爱打抱不平，有奸佞之徒，鸡鸣狗盗之辈，欺男霸女，为虎作伥，只要给他碰见，他就会像是他家的

事一般，挺身而出，非要争个短长不可。为此得罪过不少权贵和势利小人，也吃过不少苦头，挨过打，还险些被抓去当了壮丁，有一次挨了土匪的黑枪，差点送了命。当然，王和因此也赢得了乡亲们的爱戴和尊重，由于他在家排行老三，也有乡亲戏称他“拚命三郎”。

东北沦陷之后，国破的伤痛使血性的汉子王和变得沉默不语，整天不说一句话，整个儿变了一个人。终于有一天，乡里的财主勾结“皇军”劫掠了屯子，粮食被抢个精光，他的两个兄长也被抓去做了煤窑的劳工，生死下落不明，躲在后山棘蓬里的王和躲过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财主还口口声声说要送王和去当“二鬼子”。鬼子走后的第三天晚上，财主家突然后院起火，家人慌忙去救火，待大家将火扑灭回到厅堂里，却发现财主仰面朝天死在厅堂的地上，嘴巴张开，两眼睁得像铜铃大，好不怕人！于是屯里纷传是王和杀了狗日的汉奸，伪保长也领着皇军来抓人，可是哪里找得到王和的影子，那个终日缄默不言的王和早跑得无影无踪了。

王和杀了那汉奸财主，只身一人连夜跑到长白山中躲了一段时间，待风声不那么紧了，才离开躲藏的窝棚，在深山里寻找“抗联”队伍。他知道，这“抗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抗日队伍，就是当年的红军。可是山路崎岖，林海茫茫，哪里才有“抗联”的足迹？不得已，才千里跋涉，从关外来到关内的冀东，参加了八路军。

掐指算来，王和来到关内整整八年了，他也由一个单纯复仇的农村青年成长为一个有纪律有觉悟的战士，而当年那个单薄瘦弱的“晃天绳”早已变成了一个威猛粗壮的刚强铁汉，他的眉宇间多了一分宽厚和英武，眼睛里流露出的总是正直和善良，态度又是那么温和，充满了关怀和友情。从躺在担架上的山田秀

子看来,眼前这个感情细腻、体贴入微而又不失男子汉阳刚之气的王排长就是她梦中经常思念的远在三洲友田烧的大哥哥的形象。

夜色正浓,在山道上行走,可以闻到沁人心脾的泥土的芬芳和从树林中蒸腾出来的馥郁的草叶气味。除了偶尔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以及溃逃的日军放射的炮弹的轰隆声,一切都归于静寂,使人几乎疑为是处在太平盛世。

确实,处于少女时期的山田秀子,一天下来,经历了生与死的交织和险境,经历了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人生转折,望着眼前为了送她到后方医院治伤而累得呼呼喘气的八路军战士,凝视着身边这个不断呵护她的王排长,少女的脑海中又陷入了遐想,她不禁浮想联翩,而且想得很远很远。

她想起她在读大学医学院时,自己是何等的充满了抱负,充满了报国之情,因而,当她懵懵懂懂地被送去出征,参加天皇的“圣战”前往支那——中国时,她意识中还很兴奋,觉得她从此可以一展抱负,为国家作出贡献了。然而,到中国不到一年时间,她看到了什么?皇军所到之处,烧毁房屋,屠杀无辜的老百姓,甚至妇女、儿童,部队的秋田大佐甚至以杀人取乐而受到军人们的尊重和拥戴。还有,奸淫妇女,活埋手无寸铁的中国人……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圣战”,这就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王道乐土”?

特别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也曾听说,皇军在东北建有一个用于战争培养细菌的医院,秘密运送中国的老百姓、抗日青年去做活的人体试验,然后将这些做过试验的中国人活埋或枪毙掉。这难道也是为了“大东亚共荣”?为了建立一个“王道乐土”?从医学角度来讲,这简直是背离了从医的基本原则,是有悖于人性的,是只有魔鬼才会干出来的勾当!

因此，作为“大和民族”的一员，她感到了深深的内疚，她觉得自己对不起中国人。尽管自己没有参与杀人，没有烧杀抢掠，但那是她的同胞干的，她也是他们军队的一员，为此，她经常向上苍祈祷，她在冥冥中为她的同胞赎罪。也因为这个原因，她秘密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

在日本军队中，她感到了压抑和窒息，日本军队中，等级森严，军官对士兵动辄打骂，盛气凌人，士兵在军官面前就是仆役，是奴隶，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她也曾亲眼看见日军将抓到的抗日志士和八路军砍头活埋的可怖情景……

那么，作为医生，她到中国来干什么？这场在国内被神化了的“圣战”究竟意义何在呢？她开始怀疑自己到中国来投入这场战争的正义性了。

而在今晚，她又经历了她从未经历过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她亲眼看到从农民到八路军战士对她的优待、照顾和关怀。是的，八路军并不像她的长官说的那样，对日本俘虏男的杀头，女的奸污。他们不仅给她治疗，还亲自抬着她涉田塍，过沟坎，翻山越岭，为的是将她这个曾经残杀过中国人民的敌国军队中的医生送往后方医院去治伤，而这一切，就是在昨天，她是连想也不敢想的。而现在，这一切正在实实在在地发生。

多么纯朴的中华民族呵！

多么善良宽厚的八路军战士啊！

山田秀子的心陷入了感激和兴奋的境地之中，望着缀满星斗的夜空，她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抬着山田秀子担架的老乡和战士疾行在逶迤的山路上，步履轻捷，由于天气渐渐凉爽，浑身的汗水也渐渐散尽，战士们感到轻松多了，步子也迈得更快了，不知不觉，已经走出了树木密布的山岭，眼看就要走出山岭，进入野地了。